

## 金魚

不知多久以前，我曾經問過姊姊，我是否能成為像你一樣的人。

塑膠製的毛刷摩娑過指夾的感覺總是帶有某種莫名的不熟悉，姊姊對指甲油有某種異常的執著，光是化妝包中就藏了二十七罐，瓶罐，我伸出手，和記憶中姊姊的手比對大小，她的手總是比我長那麼一些，我記得在去年姊姊的生日送了我一罐鮮豔的色彩，是什麼顏色突然想不起來了。

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姊姊帶我來到這片海岸，一樣灰濛濛的浪潮，一樣蒼白的空氣飄盪著海獨有的腥鹹，一樣翻湧著塑膠袋和枯枝的酸腐味，但卻也是她唯一能盡情奔走的地方。她穿著紅色的洋裝，像是個天真的女孩在海岸岩壁間探索。然後發現一只小巧且扭曲的玻璃球，發出微微的碰撞聲。

裏頭是一隻白底紅斑的金魚，圓滾的身軀和過度浮誇的尾鰭在水中飄渺，她不懷好意的看向我，笑聲是那種夢中才會出現的色彩。

浪潮聲一樣是灰濛濛的孤寂，我知道姊姊會要求我收留它，媽媽是個無趣的人，總是逼迫我穿上和這個世界一樣黯淡無色的衣裝，不准穿裙子，她板著臉時特別的可怕，我永遠記得她在購物商場時一把搶走我手中的裙子那副可怕的表情，或許媽媽討厭的是色彩，我看著缸中的金魚，設想這次要用什麼樣的理由說服媽媽。

我知道接著金魚會被搬移到另一個較大的圓魚缸，擺在太陽傾角恰好掠過的那個陽台上，然後她會將它取名為 vivi，像是個爛漫女孩的名字，姊姊對 v 的發音情有獨鍾，每次念到 v 她便会微微眯起眼睛，豐潤的嘴唇圈成一個好看的圓弧，然後放鬆。

我很認真的設想過金魚的性別問題，姊姊卻一笑置之說不重要，一點都不重要。

我還記得那天她塗了淺紅色的指甲油，在月光下透過水缸碎裂成十七道光影，喀噠喀噠的敲打冷冰冰的空氣上。

我用牙齒磨過上了顏色的、屬於我的指甲。

不完美造成的刺痛感在皮膚上肆虐，今天是漂亮的淡紅色，像是閃閃發光的磷片。

去光水的味道依然刺鼻。

（又塗歪了。）

紅色在指間炸裂，留下刺眼的傷痕隱隱作痛，討厭什麼都做不好的自己，我伸出手，想像對面是姊姊的，接著我們十指交扣，空氣中飄盪著姐姐的髮香。

還記得幼時的那條巷弄的轉角處有家小巧的服裝店，櫥窗裡的裙子帶著香甜的夢幻，飄渺的輕輕一碰就會碎裂，那同時也是我和姊姊的第一次見面，櫥窗的玻璃對面是個女孩，像是所有甜蜜的童話故事一般，她對我招了招手。

「姊姊。」

我不自覺叫了出來。

姊姊像是融合了所有最美好的要素一般，是我所夢想的存在，掠過肩膀的長髮，靈動的雙眼和塗了指甲油的手。

但媽媽說那裏不適合我。

的確，或許那裏是更適合姊姊的地方，那件紅色洋裝的裙襬像極了金魚飄渺的尾鰭，在那一瞬間奪走了我的目光。

那天回去我偷拿出媽媽的指甲油，像平常看媽媽做的將十根手指甲塗上色彩，塑膠毛刷扎進指縫時帶著異樣的刺痛感，我看著上頭的色彩，塗歪的線條畫成了傷痕，讓人挫折。

我想起姊姊的手。

突臨的狂喜讓我不自覺顫抖了起來，一個失手將媽媽的指甲油摔碎在地上，鮮豔的紅色在地面攀爬，長出妖豔的觸手向外延伸，碎裂的玻璃罐倒映出我蒼白的面孔，和姊姊模糊的笑容，我看著從指間綻放的豔紅色，像是金魚的尾鰭。

那是一個開始，那年我十二歲。

媽媽回家時看見地上的色彩露出了憤怒和驚恐的表情，那天她拿出去光水用力的撕扯我手上的色彩，她說我病了，那不是屬於你的。

但今天確實是屬於我們的日子。

姊姊從身後拉出一條紅色的裙裝，垂墜的布紋在浪漫的旋轉中顯得很不真實，她說那是禮物，今天是屬於我們的生日，我們第一次見面，記得嗎？

在鏡子前姊姊拿著那件洋裝在我身上比畫著，鏡子的對頭是我充斥著狂喜的臉龐，終於有人告訴我也可以穿上洋裝而不必拘泥於是否合適，我喜歡姊姊講話時帶著氣音的語調，當波動滑過耳廓時會變形成細微的搔癢，輕柔，且帶著魅惑。

和姊姊相處的時光總是很愉快，她是個溫柔的人，眼睛總是閃爍著淡淡的微光，或許那是遠方墜落的流星，充斥著易碎的梦想。我思索很久很久想給她一個適合的形容詞，她身上有屬於海的味道，深沉且無法捉摸，柔弱外表下是隱藏不住的驕傲，尤其是那雙手，指甲上頭的色彩異樣的鮮明，在視線所及留下了大量刮痕。

姊姊告訴我，她才是我最真實的樣貌。

鏡子映出姊姊的身影，我看著她用雙手撫過她的臉頰，透著慘白，神聖而不可侵犯，姐姐陶醉於自身的絢爛，自信是她最大的魅力。

姊姊的手像是出自於另一個世界的產物，交錯著青藍色的血管，膚色透著些微病態的蒼白，纖細的骨架在皮膚底下撐起優雅的線條。我永遠記得第一次幫她擦指甲油，頂蓋附的毛刷在過程中總是不斷分岔，有幾根扎進指縫畫成傷口，但她只是對著鏡子整理有些打結的髮絲，輕聲說謝謝，我很喜歡。

那是我們第一次接吻。

媽媽會討厭姊姊，這件事我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

隨著時間過去，屬於vivi的存在感也開始膨脹，尤其是頸處和頭頂上似腫包的橘紅，不自然的鮮豔，原本灰暗甚至有些破碎的尾鰭也變得絢爛多彩，潔白的魚鱗上參

差著幾點豔紅，金魚天性的驕縱在此時完美展露了出來。vivi 霸道的佔據了整個水缸，在灰色的海潮聲中來回搖晃。

我發現不知何時我開始感到呼吸困難，喉嚨總像卡了些什麼。

媽媽開始對我的外表感到不滿，她不時拉扯著我剛及肩的頭髮，或是偶爾被她發現留著殘彩的指甲，因為她討厭姊姊

某天住在公寓二樓的阿姨撞見和姊姊走在一起的我，當時我穿著那件紅色的洋裝，想像自己是隻魚，或許是隻金魚，像 vivi 那種的，風吹過平時被緊緊包裹住的地方有些彘扭但飄盪著莫名的幸福感，然後阿姨指著我像是看見了什麼口中碎念著對我而言毫無意義的詞彙，然後我察覺，她在看的是姊姊。

她果然很討厭姐姐。

但姐姐是先於我誕生的存在。

我一直深信不疑。

地面磁磚晃眼的憔悴令人害怕。

那天晚上濕冷的空氣僵硬得沒有一點聲音，我躲在房間內而姊姊一個人在外被審判被打壓被處刑，媽媽和爸爸壓低了聲音竊竊私語，自負的一致認為是姊姊帶走了我，凌亂的語句碎成了沒有意義的雜音，隔著牆，我聽得見拉扯的聲音，姊姊沒有喊痛。

空氣中去光水的味道濃厚。

浴室微微透著光，他們各自躲回了自己的區域，我悄悄鑽進浴室，想把姊姊帶回來。姊姊無法喊痛。

她倒在浴缸裡面，從背部被割裂，慘白色的臟器裸露漂浮在水面上，原本柔順的長髮被兇惡的拉扯扭曲成酸楚，藏在衣袋中的手鏡碎成尖銳的不堪，姊姊、姊姊，指尖被去光水撕扯的色彩還掛在上頭，我用牙齒刮下指尖剩餘的痛，是鹹的。

姊姊。

他們說我不該成為姊姊。

他們得知了我骯髒的情感，所以竭盡全力的想把我洗淨。

鏡中的自己總是不堪入目到了極點，開始油膩的面孔出現凹凸不平的紅，日漸寬大的骨架快要無法包裹住屬於姊姊的那一點靈魂，我知道姊姊依然活著，我知道的，但胸腔的空洞感無法滿足，那件紅色的洋裝是姊姊的皮膚，而我仍然不足以填補姊姊的空虛。

但我和姊姊之間才是更加密不可分的關係，十二歲的我透過她的陰道再一次出生，十七歲的我將因她而死亡，聽起來很浪漫不是嗎，告訴我，不是嗎？

今天是我们相識的第五年。

我將姊姊的殘骸通通撿了回來，藏在不會飄出屍臭的地方，屬於她的指甲油被保存得很好，vivi 依然在開始老化的缸中漂流，我將色彩塗抹在手上以懷念姊姊，紅色，寶石藍，亮黃，參雜著亮粉的，我曾多次設想若 vivi 的鱗片真是指甲的一部份，我要上什麼樣的色彩，然後在他們回來前用去光水將一切洗淨，我討厭躲躲藏藏的生活，但這是唯一的生存方法。

姊姊所有的一切在我身上以完全相反的模式發展了起來，肩型不再像過往那樣削瘦，胸前的缺口依然沒有填滿，沒有，有什麼在我的喉管中開始糾結聚集給了我強烈的梗塞，偶爾感到反胃，我同時討厭自己開始破碎的聲音，討厭，過度使用去光水的指甲開始潰爛然後滲血，倒像是上了另外一層指甲油，只是比起去光水的刺鼻，鐵鏽的味道更加濃厚些。

我發現自己開始漫長而痛苦的窒息。

鏡子裡屬於姊姊的雙眼一然明亮，而原應屬於她的身軀保值期則開始以等加速度下跌。

我開始思念和姊姊共有的那個海洋。

#

不知多久以前，我問過姊姊，我是不是也能成為像你這樣的人。

夜晚的空氣荒涼，像是沉寂在海底，從最遠的山丘到底下的浪花，那天的回答被扯碎然後埋沒在浪潮中，灰色的水花撞上岩壁然後碎裂。我從患了三十年壁癌的峭壁往下看，試圖回想著當初姊姊站在這裡的姿態，所有的驕傲、自我，歸屬於自己的實感。高跟涼鞋被擺放在上頭的岩石堆上，在海潮舔吻不到的地方，彷彿是存在的證明，畫面的弔詭讓我想起晚上連續劇中自殺的少婦拋棄於岸邊的紅色跟鞋，同樣蒼白的寂寞。

我想念姊姊，想念過往和她在近水處踩著浪花，媽媽逼我剪掉了頭髮，姊姊便分了一半的長髮給我，長髮撫過肩膀時的滿足感令我快樂的不知所措，姊姊的笑容很溫暖，讓人暈眩，而我拉起裙襬，感受姊姊溫潤的身軀緊貼著我的。

但也是我先拋棄了姊姊。

(是我用鏡面的碎片扎進了她的頸動脈，是我，是我做的。)

今天是屬於我們的生日。

我拉著姊姊的影子，來到了那個海岸，夕陽已經看不見了，慘白色的月光照了下來，像是姊姊的手，骨感的在我的肩上攀爬。

我把屬於姊姊的東西翻了出來，那件紅洋裝、被裝在原本破舊魚缸的 vivi、還有那頭秀髮，原本均襯的棕色開始變質，上頭的光澤已經開始剝落，我眷戀的嗅著上頭的味道，那天姊姊偷拿媽媽的指甲油，放到了我手上，之後失手摔裂做工精美的罐，記憶又開始爬了回來，明明只要忘掉就能成為正常。

姊姊不會死的。

我開始拼湊起姐姐的面孔，重新修補過的洋裝裙襬剛好及膝，搖曳的影子在碎石地面散成十七塊，發出了清脆的響聲。

姊姊破碎的面孔在我眼前清晰了起來，她依然維持著一貫的自信，擁有強烈的存在感，我看向自己已經被擦拭得斑駁的紅，殘缺的色塊卡在已經開始潰爛的指甲溝槽，像是剝落的磷片，姊姊的自信令我愧疚，我討厭脆弱的自己，也討厭 vivi，討厭它過度的自信，令人煩躁，和姊姊像到不行。

我在姊姊的化妝包裡翻找，裏面大量的指甲油和繁複而浮誇的名稱令人焦躁而神往，空虛的渴求沒有回報而指間依然期待著被填滿爾後綻放，我翻找出那瓶最初的標籤已斑駁的，從超商貨架上竊取下的色彩，越發空蕩的身軀裡搖晃著有些暗沉的紅，我永遠記得第一次幫姊姊塗指甲油，有些分岔的刷毛再怎摸小心翼翼還是會鑽進指縫切出一道道傷痕，但姊姊只是輕聲說著，謝謝，我很喜歡，用她帶著氣音的語調。

去光水的味道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積累。

仔細詳端它的標籤，上頭用有些庸俗的字體寫著模糊的兩個字，嘴角不自覺的上揚，我旋開它的頂蓋，有些濃烈的苦澀竄了出來滴滴答答掉落在地面，勾勒出濃稠的線條。

我將指甲油倒進了開始 vivi 的魚缸。

紅色開始擴散，像是海葵伸展的觸手，vivi 開始焦躁的輪舞，一次次撞上缸壁，發出像是指甲碰撞的清脆聲音。

執起姊姊的長髮，髮絲間飄著淡淡皂香和陳舊的霉味，但依舊讓人眷戀，姊姊，我愛你姊姊，姊姊，我愛你，緊緊抓住會讓人有種混亂的幸福感，姊姊、姊姊，髮絲間能看見另一個世界，我喜歡姊姊，我無法就這樣讓你葬身於荒蕪，我用指間穿過細膩的美，將臉埋了進去，姊姊。

然後我看見了。

姊姊的臉龐靠得很近很近，幾乎可以碰觸到她的吐息，微微上揚的嘴角弧度依然迷人，

我愛你喔，最愛你了。

我用力抱緊了她，她的指甲閃閃發亮，是漂亮的淡紅色，美的會刺痛虹膜，手指脆弱而驕傲的弧度在有慘白色的月光下讓人有些不知所措，顫抖的手快要支撐不住她柔荑的腰肢，今天的月光特別的刺眼，我捧著她蒼白的臉，她的眼睛是漂亮的深灰色，和我一樣，我們有同樣一雙眼，我吻過姊姊的唇，沾有海風的苦澀。

她用身軀溫柔的包覆了我的，我想真正成為姊姊活著，我甚至能感受到我們跳動著同一顆心臟。

因為姊姊是屬於我的。

但是先放棄的也是我。

我攢起姊姊的手，姐姐的笑容依然是虛無的，因為你太懦弱，所以你無法成為我，她帶著氣音的語調依然勾搭著魅惑，或是悲哀，我閉上眼，然後將她一把推下了懸崖，走近離墜落剩下一步的距離，她在下墜的過程中生長出豔紅色的魚尾和鰭肢然後撞裂出腮，嘴巴一開一合像是在呼吸又像是在親吻著誰，誰？是誰？我看著姊姊在空中變成金魚，鮮豔的亮紅色是它的全部依然美麗的尾鰭在海面上綻放成夢，然後下潛。

過往的窒息感越發膨脹了起來，我摸向自己的喉管，上頭小塊的凸起嚴重堵塞了我的呼吸，在下一個瞬間一隻金魚從我的嘴中滾落，然後又是一隻，我開始嘔吐，嘔出大量的金魚，一隻隻在出生的那一刻撞上堅硬的地面，他們也在嘔吐，像中毒般嘔出自己的臟器，破碎的尾鰭和迸裂的眼珠又滾回我的喉嚨，我不想死，但我有一半的身軀都給予了姊姊，我們共用一顆心臟，我極盡全力張開了嘴，一樣是同樣破碎的聲音無法呼救，但沒事了，安全了，回到水中後呼吸也會變得正常的，姊姊柔軟的雙唇好像吻過我的頸背，沒事，會變好的。

我隱隱約約看見溺死的 vivi 在魚缸裡載浮載沉，被擺在我已經勾不著的彼方，現實是暈眩後的朦朧，vivi 白色的身軀染上大面積的紅色，像是被溶解一般開始擴散至整個魚缸。

我向前一步。